

理想之路

LI XIANG ZHI LU

理想之路

[哈萨克族]贾合甫·米尔扎汗著

姚承勋 朱 曼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乌鲁木齐

根据本社哈萨克文1979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本译出。

理 想 之 路

贾合甫·米尔扎汗著 姚承勋 朱 曼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4.875印张 300千字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统一书号：10098·114

定价1.00元

内 容 说 明

这是我国哈萨克族作者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新疆伊犁地区哈萨克草原的贫苦牧民，在党的领导下和汉族、维吾尔族人民共同战斗，走上理想之路的斗争历程。小说典型、集中地再现了解放前后两年多时间里伊犁哈萨克草原上的历史，揭示了哈萨克民族的必然命运，歌颂了我国各民族的团结战斗，终于驱散迷雾，迎来曙光，踏上光明的理想之路。

目 次

第一章.....	1
第二章.....	20
第三章.....	43
第四章.....	66
第五章.....	91
第六章.....	109
第七章.....	131
第八章.....	145
第九章.....	163
第十章.....	188
第十一章.....	206
第十二章.....	224
第十三章.....	249
第十四章.....	270
第十五章.....	284
第十六章.....	293
第十七章.....	309
第十八章.....	324

第十九章.....	342
第二十章.....	365
第二十一章.....	382
第二十二章.....	404
第二十三章.....	426
第二十四章.....	444
尾 声.....	456

第 一 章

夕阳宛如一个染上了红色光晕的金盘，向着西边落去。雄伟壮丽的天山好象一位身穿绿袍，头戴金盔的巨人，巍然屹立在天地之间。伊犁河水划开了天山脚下丘陵起伏的广袤原野，忽而抖动着银波，忽而掀起巨浪，咆哮着奔腾向前。

在这富饶的草原上，鲜花盛开，百草竞发，牧马人布拉提正站在碧绿的草坡上，饶有兴致地观望着。这一切，使他象孩子一般高兴。他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草原上沁人肺腑的新鲜空气。然后，他跨上马，用充满期望的目光看了看自己身边的伙伴——一个身材瘦小的年青人，说道：

“我亲爱的好兄弟！我心里的秘密你很清楚。我现在马不停蹄，就是为了去看望一下阿依达尔大叔的病。迁到夏牧场之后，就要好长时间不能见面啊！”

年青人点了点头。布拉提望着面前平坦的半坡草场，用马鞭指着三五成群地漫布在草坡上的大马群，说道：

“你要多留神！眼下这个季节，这么大的马群如果不注意看管，有的就会离群跑到夏牧场去的。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惹下麻烦。一旦被野兽吃掉，就会降下更大的灾祸。凶狠的赞格^①和那些管家，可没少吃了我们的肉！入夜之前，你要多留心。到那时候，我会及时赶来的。”

那匹枣红的“追风马”象扯满风帆的一只快船，向苹果

沟的河岸急驰而去。如飞的快马挟带着的和风使布拉提感到十分爽快，马鬃被风梳成一缕缕地随风抖动着。

赞格的阿吾勒^②在离牧马人较远的一片四周宽阔的平坦草地上。那里，正在做迁徙放牧出发前的准备。阿吾勒上下一片忙乱，各处都在捆绑家什。有的正在门前拴驮畜；有的正在拆毡房；拆掉了毡房的人们按照古老的迁徙习惯，正在准备住进供临时居住的简易帐篷。在这一带，这位富有的赞格的威望和名气看来要比其他人高一些。对于让自己人多势众的阿吾勒比别的阿吾勒抢先一步迁到新牧场，他总是兴致勃勃。哪怕就是抢先一天踏进夏牧场，也可以让自己的牲畜多吃一天别人夏场上的水和草。这次迁徙准备在明天拂晓时分出发上路。在这样的时刻，牧人和雇工们是连擤鼻涕的时间也不会有。他们耳朵不沾枕头，脚板不沾床边，是理所应当的。

这位阿吾勒的主人，部落的首领，赞格——苏力坦拜，雪白的毡帽戴在脑后，反剪着双手，正在四周巡视整个阿吾勒迁徙的准备情况。他象一头吃饱喝足、从草滩上走来的老牛，迈着缓慢而浊重的步子走着。偶而对面前的人讲上几句话，样子十分冷淡。

象这样忙乱的时候，真正能够不打折扣地遵照他的意思干活的人，只有他的大儿子叶尔米克和他手下的管家强德拜。这时，强德拜离他一丈开外就慌忙下马，作出一副温顺的样子上前施礼，说道：

“阿萨拉吾玛阿拉依阔姆^③！赞格，我刚从马群回来，整个准备工作全都做好了，打算明晚赶到青山头地方住宿。可是，那个……”

强德拜的话有意在这里打住，不再往下说了。这是他在赞格面前说别人坏话时常用的办法。他越是把话卡住不说，赞格就越是着急和生气。

“……哎……你怎么不说啦？是不是嗓子眼里卡住了石头？”他问。

强德拜不慌不忙：

“看，赞格又训斥起人来了——”他献媚地笑了笑，便不喘气地说起来。

“就是布拉提那家伙，又到苹果沟去了。越是忙得鼻子喘不了长气的时候，他越是钱着来。也不知道谁给他打气，他才这样目空一切的。他没有告诉叶尔米克，也没有告诉我，就这么走了，这是冲着谁呀！”

苏力坦拜皱起了眉头，望着阿吾勒周围一群群的牲畜，望着每家门前灶坑里升起的炊烟，好象根本没有听到强德拜的话。象他这样一位富有的赞格，又处在吐口唾沫都能落地成金的时候，不要说他不能容忍牧人和雇工们捣蛋胡来，就是有人为他们说句好话，他也不准备宽容。他立即想到：

“布拉提脱缰跑掉了，会不会有人在他背后扇风鼓劲呢？就要备鞍上马的时刻，他却胡跑乱跑，看来，不找个机会惩罚他一下是不成的！”

赞格的心里这样想着，可是，并没有对强德拜说。看上去，他就象一根楔在地上的拴马桩，毫无表情地立在那里。狡狴的管家看到自己的企图象堕入水深莫测的渊潭，只好快快走去。

“他虽然什么也没说，却是个心里有主意的人。他不仅有万贯家私，还是个有权有势的人。所以，肚量比以前更

大，更叫人莫测高深了。”他边走边想，直到走得很远跨上马时，还在左顾右盼，不断地琢磨着。

这时，布拉提骑着“追风马”急驰，已经沿着河岸进了苹果沟。这个放马的小伙子距离自己要去的的地方越近，心里越是高兴。

“山鹰高飞，飞向那高高的天空，
时辰不到，只靠焦急也盼不来天明。
我多么想揭开心中的秘密，
又怕太早，姑娘不理解我的心情。

妹妹的黛眉一哎，
象那草莓的花茎一哎，
你的阿吾勒搬向远方，
叫我何处找寻你的身影一哎！”

这个身体粗壮，嗓音宏亮的小伙子心情激动，不紧不慢地唱着这支歌。歌里的话就是他心中的秘密。现在要说，的确还早。可是，当他象现在这样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充满内心的感情常使他控制不住自己，情不自禁地通过歌唱出来。此刻，他的心声和河水的浪涛声、鸟儿的鸣叫声融汇在一起了。

布拉提看见一个骑马的人从对面过来了。直到能听见声音的时候，他才认出来人是这一带知名的巫师江阿则。布拉提勒住马，大声向他问候。

江阿则直等自己的马鼻子碰到了布拉提才停下来，答道：

“瓦阿拉依阔玛萨拉姆。④”他象以前从未见过面那样上下打量着布拉提。

布拉提也略带惊奇地看着他。

巫师无论是相貌，还是衣饰，都与众不同。隆起的额头，修剪短了的胡须，歪长的鼻子，是个年龄不小的老人，他那硕大的头上扣了一顶圆圆的礼帽，手中拿着一把插着猫头鹰羽毛的东不拉。

“我知道，你这是要到阿依达尔家去！”江阿则说着哈哈大笑起来。“你是去探望阿依达尔的病呢？还是去找他的姑娘玩呢？只有胡大知道！”

布拉提红扑扑的脸膛一下子红到了后耳根。对这样一个既不是常开玩笑、又没有亲戚瓜葛的老年人，他能说什么呢？在他看来，不仅是巫师的鼻子，连他的脸，以及他的内心世界，全都歪斜了。

巫师见布拉提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便在马上蹬直马镫，扬起头来：

“你这是干什么！”巫师咯咯地笑着，“现在这些年轻人真是不成事！我们象你一样年青的时候，对姑娘们，就象鸽子抓麻雀一样。”

巫师脸上露出夸耀的神色，抚摸着胡须，他身下那匹瘦瘦的、短尾巴的青马，巫师每蹬一下马镫，它的身子就歪楞一下，好象烂毡片垫起的鞍子落了它的脊背。

巫师把插羽毛的东不拉横在马鞍鞍前弹了起来。

“咪，咪，哎！咪，咪，亲爱的，
你的地方太窄，无法旋转。
仙女，想要看看你的脸，
看不见，我多么遗憾。”

他唱起了不知哪一首民歌的尾段。“追风马”不停地抖动嚼子，布拉提准备继续上路了。江阿则大喊一声，说：

“等一等，我的小伙子！你急急忙忙不是为了赶到你爸爸家吧！看见你，我就想起了我那年青的时代呀……”

布拉提“咻哧”一声笑了出来。

“要笑你就笑吧！”江阿则红红的眼睛盯着布拉提，说：“你火热的青春时代还会象美梦一样度过。你取笑我之前，先管好你自己吧！你跟在巴依的马群屁股后面，磨破了裆，屈着膝盖的日子过得还少吗？你还是头脑冷静点，快成家吧！”

布拉提收敛了笑容，仔细地 looking 巫师：“奇怪呀！他象识多见广的老年人一样，谈起智慧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江阿则好象很悔恨自己的过去，痛苦地皱起眉头，叹了口气，说道：

“可惜我那年青的日子啊！我不懂得你的珍贵哟！我随随便便地在世界游荡。象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子，四处闲逛，串门取乐；象麻雀一样飞上飞下，四处捡食吃。所见所闻没在我的心中留下痕迹。我的青春随风飘走了，我的恶名在部落中传开了！”

江阿则发觉一声不吭地听着的布拉提实际上在想别的，于是说道：

“我听说，你是个处处都比其他年青人厉害的小伙子。那我问你一件事，语言的祖先是什么？道路的祖先是什么？水的祖先是什么？来吧，说说看！”他不断地追问。

布拉提回答不出，愣在那里。江阿则并不等他的答案，用脚后跟磕了几下那匹短尾巴青马的肚子，一颠一颠地走了。布拉提拨转马头，惊异地看着巫师远去的背影，自言自语道：

“老天啊！难道这就是常说的‘孩童的游戏，巫师的鬼术’吗？驱使他不呆在自己家里而象马虻一样四处游荡的，不是鬼又是什么呢？”

乡亲里面，不少人都把顽皮的孩子和不务正业的年青人叫作：“哎——江阿则。”想到这里，布拉提一个人笑开了。

别克勃森阿吾勒的名称，早就这么叫了。它象四十根铁棍绑在一起一样，是由许多部落的人组成的，从事农业的一个贫穷的阿吾勒。每当夏季来临，他们就集中到长着茂密的榆树的河谷地带居住。一年年过去了，大家就把这块地方称为“别克勃森河谷”。阿依达尔自从被苏力坦拜赶出来以后，就一直生活在别克勃森阿吾勒里。他们居住的地方，无论阳坡，还是阴坡，都是野果繁茂，象夏牧场一样美丽的地方。

布拉提最近才陪阿依达尔去“温泉”治过病。现在，在即将迁往夏牧场的时候，他打算来看一看阿依达尔的病情。这顶破旧的穷人的毡房，是布拉提从小失去母亲之后成长的地方，是他赖以生存的巢穴。开朗、坦率的阿依达尔大

叔，慈祥、识多见广、对人体贴入微的毕坚大婶，他们就象布拉提的亲生父母一样。布拉提只要一来，简直就要把他抬起来。

阿依达尔和毕坚的头一个儿子叫木拉提。按他们自己的话说，胡大并不可怜他们，没有赐福给他们。额头宽大的爱子六个月就患病死了。

布拉提是和这个木拉提同一年诞生的，也是在他们的抚养下长大的。老俩口常对布拉提说：

“我的孩子，看见你，就象看见了我们的木拉提一样。愿你有福气啊！”

木拉提夭折五、六年后，才生了库阿提。他家里可以依靠的唯一的儿女赛吾莉，已经象圆月一样，长大成人了。刚才巫师江阿则说的姑娘正是这个赛吾莉。

当布拉提离毡房越来越近时，赛吾莉正在外面大榆树下的灶坑边准备做晚饭。姑娘的心里“噎 噎”直跳。去年以来，尤其今年，每当见到布拉提都有这种感觉，姑娘自己也感到奇怪。“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有这种异样的感觉呢？”她有时也这样想。

毡房门前，坐在翻过来的木臼上面休息的阿依达尔向赛吾莉说：

“孩子，把布拉提的马拴上！”

布拉提来到拴马桩前，赛吾莉也走到了他身边。年青小伙子很想用劲把握住自己，可是，赛吾莉苗条的身影一映入他的眼帘，就象火花一样点燃了他心中的火焰。她那漂亮的、又粗又黑的发辫一直垂到后膝，红扑扑的面庞，漆黑含笑的眼睛，燕子羽毛一样纤细的双眉，端直的鼻子，美丽小

巧的嘴——这一切好象是专门为这位和蔼、端庄的姑娘精心挑选好的。

赛吾莉从布拉提手里接过马缰，用深情的目光看了一眼有些微微颤抖的小伙子的俊俏面庞。对于布拉提，她眼中的光芒象不熄的火焰闪亮。曾是幼儿般天真活泼的小姑娘，现在象树苗一样长大了，面容象夏天一样开朗。涌上姑娘面庞的红晕仿佛轻轻拨动着小伙子心中细微的感情的琴弦。

见到布拉提来到阿依达尔家，阿吾勒的长者别克勃森带着忠厚的老农努色甫一起来了。他是这个贫穷阿吾勒里的长者，能拿主意、心机灵敏又有思想的老人。不少受苦人遇事都请教别坎^⑤拿主意。识多见广的老人也时常向大家谈古论今。

在这清爽的黄昏时刻，大家坐在草坪上破旧的大花毡上，正在热烈地谈着。当说过了今年庄稼苗的长势、牧草的情况、牲畜的膘情之后，别克勃森老人看着靠河边坐的布拉提，说道：

“该你说说了吧，我的孩子！赞格对今年的势态、百姓的情况，是怎样想的呢？”

“叫我说什么呢？！他好象是要看势态的发展再来想办法。他是眉头上落了雪，眼睫毛结了冰，越来越不顺心啦！”

别坎看了看正在听布拉提说话的阿依达尔和努色甫，抚摸着银白的长须，说：

“孩子，你说得对。”老人用赞许的目光望着他接着说，“正象俗话说的那样：‘狗鼻子从来不会安宁’。苏力坦拜也不是个老实人。为了自己看中的目标，他时刻打算把别人卖掉、吞掉。这一次，又有多少人落了个骨髓吸干、家破

人亡的下场。他伸出手来想要什么，连胡大也得给他。”

规规矩矩跪坐在别克勃森对面的布拉克提专注地盯着这位腰板挺直，身躯高大的老人的面容。他记起了民间谚语所说的：“有智慧的人老了，象一部写好的历史；不动脑子的人老了，象一团将要熄灭的火。”

布拉克提自从认识了这个老人之后，就养成了不懂就问，听取老人见解的习惯。于是，他把自己遇到江阿则以及他提的问题都告诉了老人，连自己没能回答他的提问也没有隐瞒。

别克勃森停顿了片刻。他象是在考虑布拉克提刚说的江阿则提出问题的答案，一对山鹰般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蓝天，望着刚刚升起的一闪一闪的星群。在座的人都一动不动，注视着老人的神情，等待着。大家都知道，经过这样的思考，老人会讲出一些深刻的、重要的话来。

“百姓就象一池宽宏的湖水。”别克坎思考着说起来，“有可能的话，把湖水游遍该有多么好啊。‘看得多了，能成为百姓的带头人，说得多了，能做个语言的巧匠’。这话说得一点不错。虽说江阿则有些疯疯颠颠被人看不起，但是，他听得多，知道得多，接近的百姓也多。他为自己挑选的路就是作巫师，装神弄鬼，在乡亲中间游荡啊！”

阿依达尔、努色甫，布拉克提和赛吾莉凑在一起，非常专注地听着老人的话。

“不断追求自己不知的东西，是智者的习惯。”别克坎进一步解释说，“自己不懂的东西，要向别人请教，没有老人，就问年青人。人们不是常这样说吗？一个人不懂的，另一个人可能知道。智慧是逐渐积累起来的，知识应该属于追

求者所有。身躯够不着的地方，思想可以达到，山鹰飞不到的地方，想象可以达到。”

老人的话说到这里，天已经完全黑了。毕坚在房里点燃了灯，在客座上铺起了花毡，出来准备叫外面的人进屋吃晚饭。这时河岸边凉爽的微风轻轻拂动，正在聚精会神听讲的人们仿佛忘掉了一切。来叫大家进屋吃饭的毕坚也站在那里听起来。不去打断老人的谈话，不在他面前随便走动，是很久以来人们对长者的习惯。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毕^⑥，每个阿吾勒都有自己能言善辩的人。苹果沟的穷苦百姓所公认的长者就是这位老人。此时他已察觉到毕坚来了，他望了望布拉提期待的目光，说：

“我的孩子，现在，让我来回答你的问题。依我看，语言的祖先是耳朵，道路的祖先是腿，水的祖先是源泉。”

老人缓慢而清晰地说出每个字，听的人都在心中重复着。布拉提整整复诵了三遍，将它牢记在心中。

毕坚家里虽穷，但餐布^⑦上还算丰富，上面摆出了她家力所能及的所有食品。

吃饭时，布拉提看着因疾病折磨而面孔发黄，消瘦得多的阿依达尔，问道：

“大叔，您生病的时候我没能很好地帮助您，现在您的身体怎么样？”

阿依达尔见布拉提这样关心自己的身体，心中很满意。

“好孩子，不要担心！现在我已经好一点了。有邻居们的帮助，家里的事不用发愁。”

别克勃森老人一面听着阿依达尔的话，一面关注地看着布拉提，好象要从他身上寻找自己所期待的某些品德。吃过